皇清經解

日3
478
270

改 20 210

東京學校

寶應劉訓導台拱著

學海堂

支那所錢有物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謹案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三百篇古訓古義存者僅矣獨此二句則此章問答之旨斷可識矣益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集解及皇邢二疏竝鶻突不分明朱注

門 D 18 號 卷

不用爾雅而創爲已精益精之說推是義不過以切琢喻可也
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於聖人之意初無所引申何足發告
往知來之歎況此例句法本篇卽有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綜計
全經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之類不下十數句皆一字一義不以
綴屬聯貫爲文以是推之爾雅舊義恐不可復易也皇侃本作貪而樂道
閒成石經貪而
樂旁注道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會是以
爲孝乎謹案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
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當何足
爲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
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也具卽饌也鄭注而則卽訓爲饌

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
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
皇疏云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
兄之齒雁行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並行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謹案告
讀如字舊音古篤反非也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
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
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
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
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
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然則

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乞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饔餼曰稍餼曰餼牢曰餼獻曰餼牽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頫問賀慶脤膰賵襚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之間猶秩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竝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謹案哀而不傷舊說多異毛詩
篇義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鄭注云哀世夫婦不得
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二義皆回穴難通朱注以詩詞分配哀樂
似少近理而寤寐反側與哀義絕遠注雖勉强傅合亦但云寤
寐反側之憂而不得言哀則其義之不愜亦可見矣程大昌聲
音之說尤爲無據傳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記曰其哀心感
者其聲嘽以緩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哀與樂相反也嘽緩
與嘽緩亦相反也而謂關雎一詩兼而有之何得爲性情之正
又何以爲聲音乎推尋衆說未得所安因竊以己意妄論之曰
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
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

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益樂章之
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綿面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
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綿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
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
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如匹
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
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
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
淫即葛覃可知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謹案此

章之指先儒皆失之惠氏禮說曰犁牛耕牛子其犢也騂且角天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蘊匵千載一旦發露可謂卓識然惠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有欲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夫既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此猶沿襲舊注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之說未合語意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賓孟曰人犧實難己犧何害以犧喻人君亦古之通語也　賓犧爲畎畝之勤　說苑脩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埶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三子言志許以諸侯仲弓德行亞於顏淵遠出三子之上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量可知矣然詞意婉曲寄託深遠與儀封人木鐸之喻南宮适禹稷之問略相似未學膚受緣文生義至以之子二字誣及所生史記稱仲弓父賤人殆由傳合耕犁之指王

肅家語謂生于不肖之父則又緣雜文之訓而遷就其說周禮
沈辜用彤山林川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彤則竝五嶽四
鎮四瀆亦有時用雜色者何故彤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雜文
之訓始於揚雄高誘解淮南王肅注家語一皆承用小爾雅爲
王肅輩所僞託故亦云然微言絕而曲說興所從來遠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謹案第七篇
所記多夫子自道之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道也默而識之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亦自道也此二章語勢一例何有於我何
所有於我也時人推尊夫子以爲道德高深不可窺測故夫子
自言我之爲人不過如是而已矣有何道德於我哉出則事公
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語意亦

如是朱注解何有於我爲何者能有於我此說用劉原父似亦
可通然夫子以不厭不倦自居與門弟子言之屢矣至是又辭
而不居何也喪事不敢不勉猶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承當之
辭非遜謝之辭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語其遠不可及也語
其近又不可謙也語默之宜醉飽之節曰非我所能其可乎學
者詳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謹案雅言正言也鄭注謂正言
其音者得之但以爲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之義則非是執猶掌
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夫子生長於
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

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近人不解此義聞愚說或頗以爲怪用敢旁推交通敷暢厥旨冀學者無惑焉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後人解近正之云或以近而取正或以爲近於正道皆非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詁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揚雄方言繼爾雅而作應邵風俗通義自謂述演方言故其名書之意相表裏詩之有風雅也亦然

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邶鄘衞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大氏皆以聲類遠近離合爲之甄叙矣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爲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楊慎丹鉛錄引晉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強也北

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謹案說文悉強也慔勉也悉讀若曼文莫即悉慔假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勉也黽勉密勿亹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朗行君子由仁義行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謹案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歌擊爲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

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入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

君召使擯節記爲擯之禮舊說或以爲朝或以爲聘各據一邊殊爲拘執此通論擯相之事何分朝聘哉其以爲朝者蓋據周禮有交擯有旅擯諸侯來朝主國以交擯接之卿大夫來聘以旅擯接之問者曰鄭氏謂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皇邢二疏釋揖所與立皆以爲擯來朝之諸侯子獨以爲擯聘客何也曰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

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后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益不然也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哉攝齊升堂孔安國曰攝齊者摳衣也謹案孔注非也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卽席也卽席必摳衣者以將就坐正義云恐衣長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摳謂之攘攘謂之揭（釋水揭者揭衣也注謂褰裳也）揭謂之撅（內則注撅揭衣也）子事父母不涉不撅待坐於君子暑毋褰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爲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既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者非一未有爲摳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既抱几能復摳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摳衣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若攝爲摳者何乃并及冠乎略舉數事亦足以見之矣愚嘗謂孔注出魏人依託不足信若此條決非棘下生語也

自入公門已下至私覿愉愉如也一節總記聘問之事復位已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已下以聘享私覿分析言之邢疏誤斷爲二遂以上一節爲趨朝之容下一節爲聘問之

禮案正朝在路寢門外無所謂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寢庭非日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參驗禮文並爲乖錯矣

聘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焉入門主敬升堂主愼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云謂聘客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其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則亦以爲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卽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竝行故以過位爲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容彌蹙也有揖讓之禮卽有應對之辭故曰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一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次也

攝齊與摳衣不同攝者收斂之言整飾之義弟子職曰攝衣共盥又曰攝衽盥漱義與此同兩手摳衣自是卽席之容非上階之法也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復其位所謂出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說者以爲孔子事非也鄉黨記禮之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

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
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
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
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
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
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
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謹案愛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
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朱注謂死生有命不可欲而欲之是爲惑
未免誤以借言爲正論人情於親戚骨肉未有不欲其生者仇

讎忽毒未有不欲其死者壽考之祝僖亡之誓於古有之豈得
概指爲惑此說恐非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言愛惡反覆
無常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追筆其詞以起惑字非
兩意也凡言惑者謂其顛倒昏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
好惡無常而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忿懥無節而曰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皆爲惑字造端置辭聖人之言所以
爲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
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子張之爲人高遠闊疏知人聽言蓋
其所短故夫子以是箴之觀於譖愬之答可以見矣公乘興訟
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
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

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郡原曰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漢人引此言皆不失夫子本意

不可以作巫醫鄭注謂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是也巫醫所以治疾無恆之疾不可治也古者卜筮之法立三人旅占吉凶臧否不專據繇辭有繇辭吉而占曰不吉者穆姜之筮元亨利貞南蒯之筮黃裳元吉是也有繇辭不吉而占曰吉者定姜之占出征喪雄司空季子之占得國是也至於無恆之人藉龜所厭羞吝無疑緇衣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亦記孔子之言而文頗異然不占之義以此益明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謹案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又曰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說者謂大夫賜士士拜受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家是爲再拜敵者之賜但拜受於家而已不得受於家然後就拜於其家則一拜也由是言之陽貨饋豚而瞰孔子之亡正欲以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是故貨不爲驕孔子不爲諂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之禮與玉藻不合以事理論之則玉藻是也不然貨非大夫

而以大夫自處其妄甚矣而孔子因卽以大夫之禮禮之何以爲孔子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漢軍樊　封舊校
南海潘　繼李新校

述學

釋鬻二文

學海堂

江都汪拔貢中著

東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心西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鬻故古人多用之以紀時令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詩七月流火春秋傳凡土功火見而致用火中寒暑乃退火出而畢賦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火伏而後蟄者畢火猶西流國語火朝覿矣火見而清風戒寒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以心爲紀者也夏小正二月初昏鬻中三月鬻則伏五月鬻則見八月鬻中則旦詩惟鬻與鼎三星在天毛傳義此以鬻爲紀也於文鬻从晶大火爲大辰鬻亦从晶竝象二星之形

而皋卽从之故知皋鼛之用該乎列宿矣

釋闕

天子諸侯宮城皆四周闕其南爲門城至此而闕故謂之闕春秋莊公二十一年傳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太傳禮保傅篇過闕則下是也亦謂之闕門穀梁桓公三年傳諸母不出闕門史記魏世家臣在闕門之外是也庫門在外路門在內居二門之中亦謂之中闕扁鵲倉公傳出見扁鵲於中闕是也其異名曾周公世家煬公築茅（徐廣曰一作闕門）秦本紀孝公築冀闕戰國策摩燕烏集闕是也闕巍然而高故謂之巍闕莊子天下篇心居乎魏闕之下是也正月之吉縣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之懸於此故謂之象魏周官冢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職文春秋哀公三年傳邾子在門臺是也觀有左右故謂之兩觀春秋定公二年傳雨觀災是也（說文闕門觀也缺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缺从臺缺省中拔缺古文闕从史得聲會象門闕及兩觀相對形許氏存其文而失其義公羊定公十二年傳何休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又因誤解缺義生此謬說）在宮之南故謂之南門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盛德記揖朝出其南門是也亦謂之大門司儀車迎拜辱出大門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於大門外曲禮車馳而騁至於大門是也亦謂之宮門闇人職器紀之事蹕宮門是也亦謂之公門曲禮大夫士

下公門鄉黨入公門是也亦謂之中門與中閎同義閽人職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是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惟城度以雉故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城之度以雉由宮城始故宮城之門謂之雉門春秋定公二年傳雉門災明堂位雉門天子應門是也十有六者異名而同實

釋三九上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楚辭作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雖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

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

釋三九中

古之名物制度不與今同也古之語不與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盡知也若其辭則又有二焉曰形容何以知其然也曲禮歲凶季穀不登膳不祭肺禮食殺牲則祭先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鄭義然不云不殺而云不祭肺坊記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鄭義然不云不無故殺之而云不坐犬羊春秋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鶴無樂乎軒好鶴者不求其行遠謂以卿之秩寵之以卿之祿食之也故曰鶴實有祿位然不云視卿而云乘軒論語

孔子見冕者雖狎必以貌冕非常服當其行禮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云冕者斥其人也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辭之曲者也禮器禮器疏記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豚實於俎不實於豆豆徑尺併豚兩肩無容不揜此言乎其儉也本鄭義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大封必於廟因祭策命不可於車上行之此言乎以是爲先務也詩高高維嶽峻極於天此言乎其高也本劉瓌義此辭之形容者也周人尚文君子之於言不徑而致也是以有曲焉辭不過其意則不學是以有形容焉名物制度可考也語可通也至於二者非好學深思莫知其意焉故學古者知其意則不疑其語言矣

釋三九下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沒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鯀倫攸斁天乃不界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天乃界禹洪範九疇蔡叔啟商恭閒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宰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愒高拱之邪說出矣

明堂通釋

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大廟逸周書明堂篇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

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
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
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周公既行斯禮太史遂記其事以爲
禮書今在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
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
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向左公侯
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
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
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於時有位於朝者各以其
職與執事焉周官載之以爲一代之典其在司儀者曰將合諸
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
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
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其在掌次者曰朝日
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其在掌舍
者曰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其在大宗伯者曰以玉
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
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
放其器之色皆謂是禮所謂君作故也周公既朝諸侯遂率之
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作詩曰我將我享惟羊惟牛惟
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
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國史爲之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尚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祀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於郊洁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壝之堂說文臺從土高省金縢爲三壇同墠馬融注壇土堂楚辭南房小壇觀絕靁只王逸注壇猶堂也故爲壇於郊得稱曰堂太傳禮四代篇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日不可禮於堂亦謂東郊之壇也以其無屋故不曰當楹當序端當

堂也古者天子即位朝諸侯禮百神具有其事故堯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臣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於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文與覲禮正合知明堂爲古禮）周公監於前代而舉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曾之儒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爲明堂位篇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氏郊堯夏后氏郊鯀商人郊冥代爲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蘂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王爲周太祖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于是協之於羲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

東西榮而曰阼階之東西以其爲壇壝宮故有四門有中階不與寢廟同制其曰應門亦棘門也天子歲卽其地以祀五帝周官大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帝與上帝爲通語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注謂五帝之帝所祭於南郊者五帝分祭於四郊而以南郊爲尊故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皆在南郊降及秦漢之時異名同制猶封土爲之（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天子又月卽其地聽朔玉藻天子乡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南門者國門也其外則明堂古者禮行於廟禮莫大於王事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諸侯聽朔必於大廟天子諸侯皆受國於祖周之祖爲文王而明堂則文王配帝之所視大廟尤重故天子聽朔不於廟於明堂以明文王受命於天始改正朔以頒邦國後世莫敢外焉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增成其義曰春王周正月而公羊爲之說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不可誣矣此宗周之明堂其地在郊其制爲壇三百步其深四尺旁各一門爲周公攝政六年大朝諸侯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逸周書作雒篇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郊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設移旅楹憲常畫內階乡階堤唐山廧應門庫臺乡闔此東都之明堂也匠人載其制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

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之室皆分堂之後爲之有堂無室則
曰檐未有置室於堂之中央及四隅者凡室二筵此言乎南北
之修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
故不言廣中爲大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
西夾夾室之南謂之東堂東堂西堂五宮皆同此制宗周之大廟路
寢亦如之其別於他宮室者四阿反坫之屬及夾室東西堂耳
故見於洛誥者曰大室見於顧命者曰牖閒曰西序曰東序曰
西夾曰西房曰東房曰東堂曰西堂此有周君臣器祭所親歷
之地當日大史載事之明文後之君子舍是將何徵哉東都之
明堂亦謂之清廟故大戴記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也
又云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云清廟茅屋蔡邕明堂論引檀
弓王齊禘於清廟明堂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其
證也周書洛誥正言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周公
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按司勳之職凡有功者祭
於大烝故孔悝鼎銘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然則洛誥所言正功
臣從祭大廟之禮而周書大匡篇云勇知害上則不登於明堂
據篇首此篇之作在武王十三祀其時未有明堂
蓋古有明堂之稱故素問云黃帝坐明堂之上　管狼瞻引以
爲未獲然所之證明乎清廟之與明堂爲一地也周公旣祀文
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
堂周公於東都之祀文王作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
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國
史爲之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焉凡特立廟皆異其名故姜嫄曰閟宮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所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古之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故逸周書世俘篇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毓於周廟（漢書律厤志亦引此注以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卽指此事曰明堂者後人之通語）是爲武王克商有天下之事宗周明堂之位是爲周公攝政致太平之事洛邑之祀是爲成王卽政營東都以朝諸侯之事三者國之大經也天神不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高於野故洛邑之明堂在國中尸子君治篇明堂在左謂之東宮是其地也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堂三星在太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經始於周公致政之後故曰朕復子明辟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天子之路寢謂之明堂者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月朔既視朔於明堂以其一月之政聽之路寢是以得稱明堂逸禮王居明堂是也與東都之明堂同制是以得稱明堂盛德篇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是也周官大史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謂路寢之門也不於朝於門所以見其爲餘月也謂之曰居是聽政之通名非寢宿之恆處也方岳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

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玨晉侯爲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
荀子彊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亦斯意也辟雝之
堂謂之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禮記大學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
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志禮士大夫學於聖
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詩靈臺正義引作政穆大學明堂之東
序也盛德篇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雝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
雝諸侯曰泮宮白虎通禮三老於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
於大學以教諸侯弟也此則起於周衰禮廢名實相淆學者各
記所聞遂成異義然既有其名不可沒也魯大廟爲明堂者小
戴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
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
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周公之廟其制得如
明堂記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升歌清廟蔡邕以爲取周
清廟之歌歌於魯大廟明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是也即經典
之正文以考六者之制皆事辭明白可據而後百家之異說可
得而辨矣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
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此之制度鄭賈俱望
文解義粗明其端其詳要不可得聞何者三代相因遞有損益
夏殷權量既不能知宮室之制更無他文可證學非尼父時異
東周其于文獻無徵之事闕疑焉可也周之五室蓋創始于夏
后四阿反坫重亢重郎或篇仿於有殷其他則未嘗相襲故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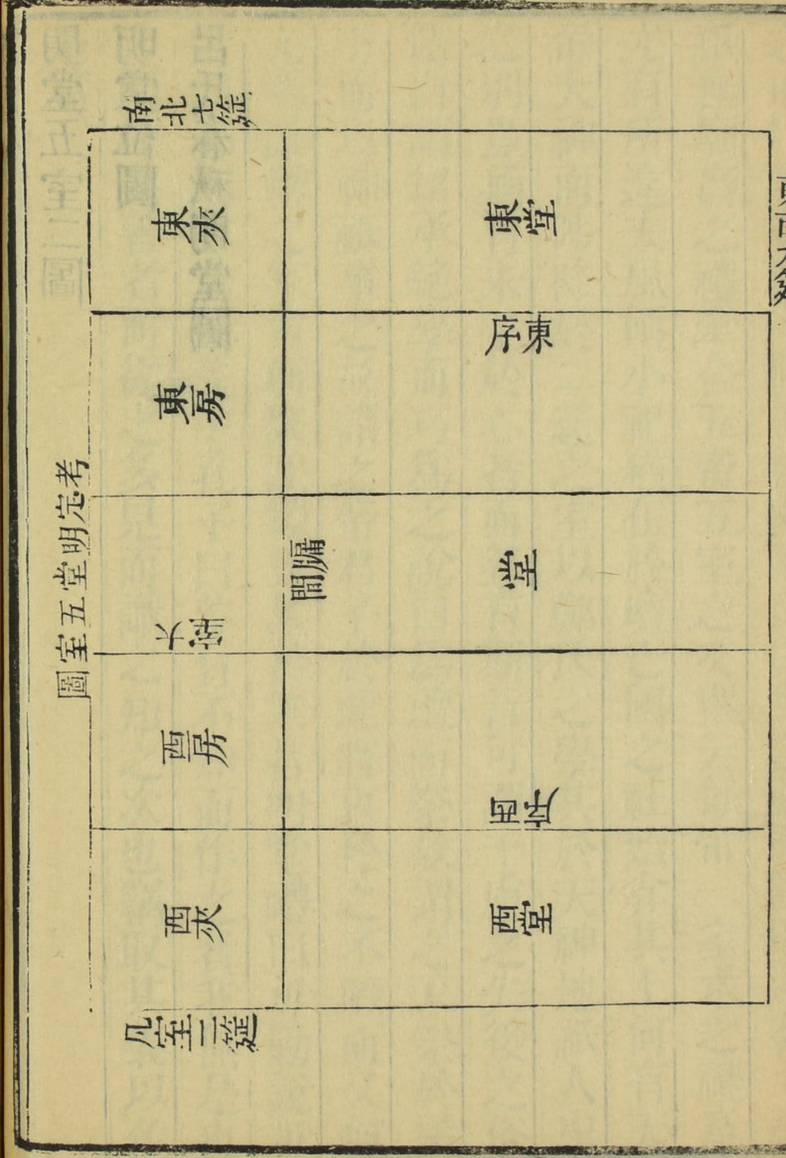
注云此三者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賈云謂當代王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其言翳矣盛德篇采集禮說具有瑕瑜不掩之忠其云一室而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因世室之制而誤其云上圓下方則因重屋之制而誤而白虎通蔡邕明堂論竝沿其說謬學流傳固與昆侖之圖嵩宮之柱同其闕大矣呂氏春秋十二紀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大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按呂不韋傳稱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今觀其書儒墨刑名兼收竝蓄實爲後世類書之祖此十二紀又見於淮南時則訓而其文加詳今不知掾自何人以中星攷之乃在周末之世本周書時訓之舊兼逸禮明堂之篇參以新意用垂典章其中先王之制豈無一二賴以傳者而明堂制度最誕妄不經深可忿疾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故巍舒南面衛彪侯知其必有大咎而孔子之美仲弓亦曰可使南面今以天子之居而四時易位在於三夏則皆北面而朝其臣其謬一也禮文雖闕然五門三朝六寢猶犁然可攷今月令之明堂未知建於何所以爲

在郊則無王者終歲野處之禮以爲在宮中則無地容之鄭氏雖傳之大寢然按以周官諸職之文實無一合其謬二也諸室周回其狀如井若不上置衝梯下開隧道則更無出入之門其謬三也神依於廟人居於寢各有攸處是以不相雜糅今四正之室皆曰大廟以時王聽政之地冒始祖世祭之宮雖漢高之洞黑帝周宣之居天臺猶不至此其謬四也以青陽總章乎堂三名與明堂相配然則總爲十二室明堂止居其三何以得專斯名其謬五也其他與周制違異者不可枚舉以於明堂無涉故不具論夷攷其文實爲大一下行九宮之學故盛德篇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即其制作之義漢世謂之明堂陰陽見於藝文志及魏相傳建武以後著爲王禮司馬彪所編禮儀志具載其文自馬融入之禮記鄭康成爲之作注後世遂尊爲經而莫之敢議矣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言曰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乎堂左个乎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此說傅會五室舉四正而遺四隅宋人祖之遂爲考工月令之調人會不知呂氏本爲假設之詞而自古固未有此制也玉藻正義引鄭志說五室之制曰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火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今就其說求之七筵之堂大室中踞其二南北所餘各得二筵有半在於大廟則無以爲朝聘饗食之所在於路寢則無以爲聽政合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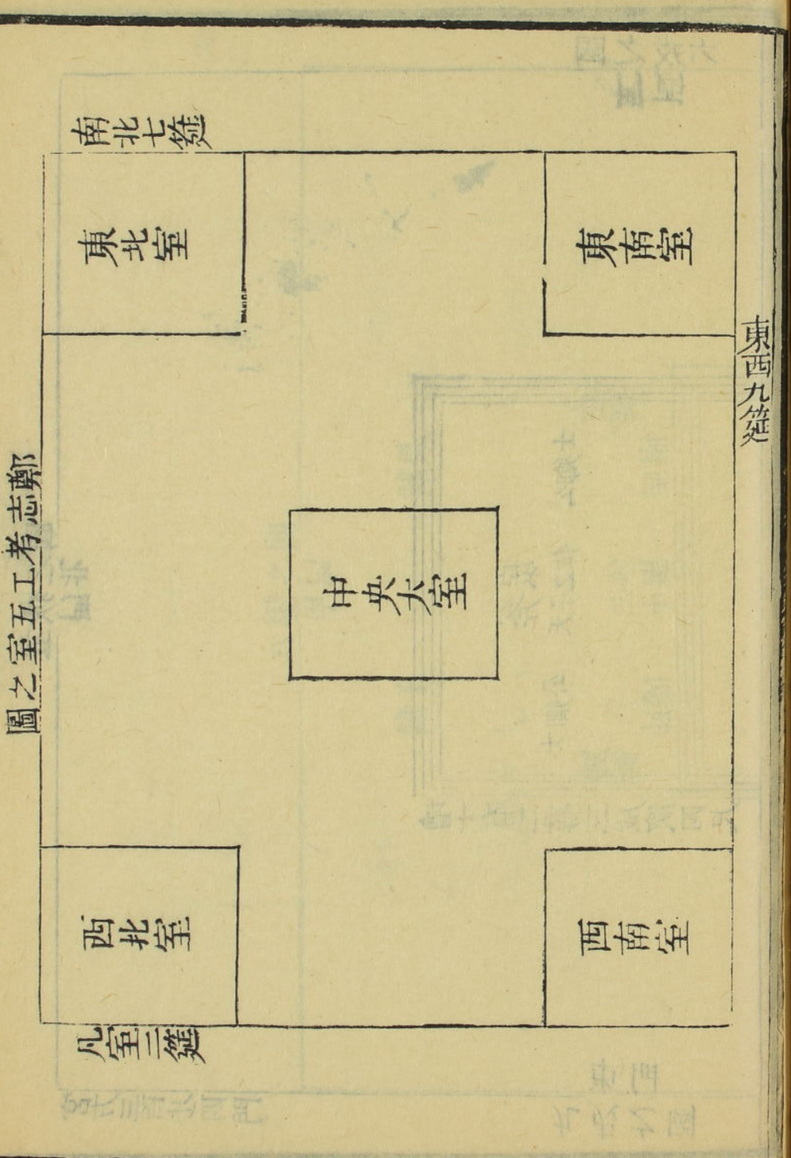
明堂五室二圖
明堂位圖
呂氏春秋明堂圖

之地以其與顧命斯干覲禮不合從爲之辭而辭則遁矣又神祇無廟宮之禮牽合五帝五室之文猥云每帝一室求之禮意尤有所違夫風雨小祀猶在於壇亡國之社始弃其上何有天帝大神而陟降於二筵之室以鄭氏之學其於天神地祇人鬼之別豈猶有未了於心者而忽有斯言可謂千慮之失後之俗儒自謂紹承絶學而巧爲之說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君子於此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尤焉議禮之家古稱聚訟較其甚者無若明堂禮曰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竊取其義以作是篇

圖室五堂明定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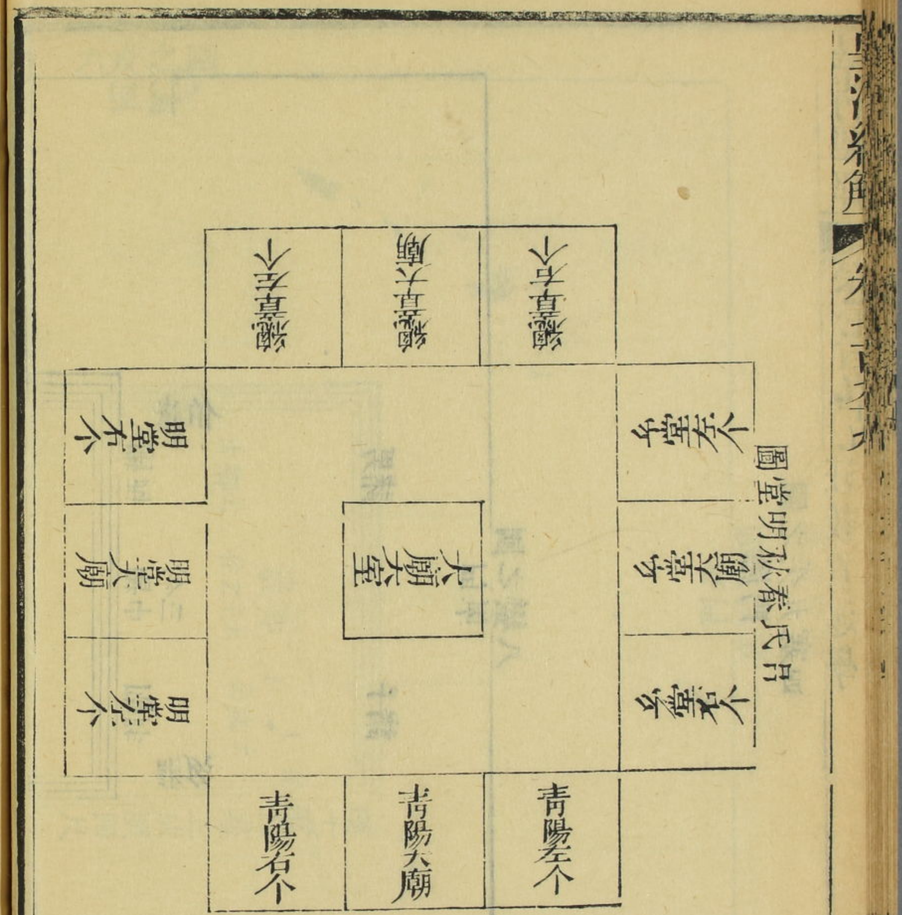
圖之室五工考志鄭



國之門凡六
士侯伯
宮方百步四門
東方之門
門應九寨之國
四寨
諸侯
諸男
諸子
八蠻之國
門內
階中三陛
燕朝
階陛三等
公卿士
位之子天
臣奏
壇十有二尋三成深四尺

釋媒氏文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會讀若司會其訓詁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媒氏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所謂禮言其極亦不是過者也霜降逆女氷泮殺止至於中春則過時矣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皆書其年月日名焉於是時計之則其年與其人之數皆可知也其有三十不取二十不嫁雖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恥其民使及時嫁子取婦也王居明堂禮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非教民盜也所以著之令以懼其民使及時收斂也非



徒恥之抑又罰之故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令者媒氏令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嫁之令也若其有故雖不用令可也內則所謂有故二十三而嫁是也國語句踐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句踐罪之周官恥之罰之其意一也周之興也周南之化桃夭美之召南之化標有梅美之其衰也晉失其政綢繆刺之陳失其政東門之楊刺之昏姻之道可以觀政焉先王之所重也媒氏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會之者計之也鰥寡有不能自存者以告於上以門閭之財養之

爲人後者爲其會祖父母祖父母服考

爲人後者爲其本宗之服經惟載父母昆弟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姊妹之適人者而會祖父母祖父母無文以記於兄弟降一等推之而知其不可行也此會祖父母祖父母雖不爲之後猶是正尊小功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其祖齊衰三月降則無服準之經意其服本服無疑也持重於大宗服不二斬故降其父母期親無數竝服何嫌會祖上殺益無嫌矣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爲會祖父母竝不降傳曰不敢降其祖也斯其例與

婦人無主荅問

問曰凡祭婦人無主於禮有徵乎荅曰謹按春秋公羊文公二年傳虞主用桑檀弓虞而立尸士虞禮記男尸女尸虞卒哭祔練祥禫皆男女別尸別主虞卒哭祔婦人既有主

矣公羊傳練主用栗注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
祥禫之祭婦人猶有尸而於練不爲作主斯不然也埋其虞主
而不作練主斯又不然也自練至毀廟惟一主然則婦人有主
明矣祔禮之見於雜記喪服小記者婦祔於祖姑妾祔於妾祖
姑公子公孫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亡則皆中一以
上而祔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祖姑有三人則祔於
親者始來仕無廟者夫卒而祔於其妻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
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
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苟所祔者無主於廟則後之虞主於何
而祔婦雖與夫同廟亦有分祭之禮故雜記男子祔於王父則
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若婦人無主三母何以得專其祭穀

梁傳文公二年正義糜信敘録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引衛次仲次當作敬云
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祭訖納於西壁
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左主謂母是可据也問曰吉祭
婦人何以無尸也荅曰謹按少牢饋食禮筮尸之命曰孝孫某
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
尸尚饗是婦人與夫共筮一尸非無尸也吉祭雖止男尸尸既
孫行其體於祖父母則一斯不必更象以孫婦矣鄭注司几筵
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同几精氣
合是其義也申又論之婦人之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若竝筮
二尸其爲夫婦不可必知交錯室中於事爲褻在於禘祫尤不
可行故援爵謚從夫之義不立女尸至於主則無嫌也其有異

宮若周祭姜嫄魯祭仲子亦必有尸矣

方苞侍郎家廟不爲婦人作主以爲禮也中謹據禮正之如此

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

女子之嫁其禮有三親迎也同牢也見舅姑也若夫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固六禮與然是禮所由行也非禮所由成也何以知其然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罍稱父母罍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罍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罍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如之由是觀之請期之後其可以改嫁者凡四焉而皆謂之禮然則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是禮之所由行也非禮之所由成也故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罍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女反於是鄭氏增成其義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明乎親迎而後可以罍其舅姑親迎而後可以出降之服服其父母也先王制禮以是爲不可過也故女子許嫁而壻死從而死之與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非禮也夫婦之禮人道之始也子得而妻之則父母得而婦之故昏之明日乃見於舅姑父得而妻之則子

得而母之故繼母如母不爲子之妻者是不爲舅姑之婦也不爲父之妻者是不爲子之母也故許嫁而壻死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非禮也禮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今也生不同室而死則同穴存爲貞女沒稱先妣其非禮亦甚焉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父母生我者也夫成我者也父母之罔無貴賤者也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女之嫁者爲人後者竝以出降爲父母期若使非我大宗而强爲之後是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何以異於是先王惡人之以死傷生也故爲之器禮以節之其有不勝哀而死者禮之所不許也雖然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恩不可解於心遏而爲之死君子猶哀之苟未嘗以身事之而以身殉之則不仁矣女事夫猶臣事君也仇牧荀息君亡與亡忠之盛也其君苟正命而終於寢雖近臣猶不必死也若使嚴穴之士未執贄爲臣號呼而自殺則亦不得謂之忠臣也何以異於是哉劉台拱曰歸太僕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其言婉而篤矣中以爲未盡也事苟非禮雖有父母之命夫家之禮猶不得遂也是故女子欲之父母若壻之父母得而止之父母若壻之父母欲之邦之有司鄉之士君子得而止之周公監於二代而制爲是禮

孔子述之意周公孔子不可非乎則其禮不可過也故曰過猶不及

昏姻之禮成於親迎後世不知乃重受聘以中所見錢塘袁庶吉士之妹幼許嫁於高秀水鄭贊善之婢幼許嫁於郭既而二子皆不肖流蕩轉徙更十餘年婿及女之父母咸願改圖而二女執志不移袁嫁數年備受箠楚後竟賣之其兄訟諸官而迎以歸遂終於家鄭之婢爲郭所窘服毒而死傳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若二女者可謂愚矣本不知禮而自謂守禮以隕其生良可哀也傳曰一與之齊終身不二不謂一受其聘終身不二也又曰烈女不事二夫不謂不聘二夫也歸太僕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許聘于人而已無與焉

純乎女道而已善矣

訂文正

說文玎玉聲也从玉丁聲齊太公子謚曰玎公按史記呂伋稱丁公丁公之子得稱乙公之子慈母稱癸公其言實出世本丁乙癸竝从十干不得如說文作玎也周初諸侯未有稱謚者周文公見於國語經傳但稱周公召康公見於左氏春秋毛詩序經傳但稱召公齊之太公亦非謚也故伯禽稱魯公蔡叔之子胡稱蔡仲蔡仲之子荒稱蔡伯振鐸稱曹叔曹叔之子脾稱大伯大伯之子平稱仲君封稱康叔康叔之子稱康伯宋始封之君稱微子微仲微仲之子稽稱宋公宋公之子申亦稱丁公虞稱唐叔唐叔之子燮稱晉侯當時易名之典惟施于王者

諸侯之得謚者多在再傳及三四傳之後前此或以伯仲或以國邑而夏殷之禮相沿而未革故猶有以甲乙爲號者齊之丁乙癸宋之丁公是也古書或借玎作丁許氏遂據之而爲之說爾

釋連山

周官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簭人文同鄭注大卜云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其言望文生義殆失之矣連山卽烈山春秋昭二十九年傳有烈山氏祭法烈山氏之有天下是也魯語亦謂之厲山皆語之轉杜子春以連山爲宓戲杜預以烈山爲神農世諸侯韋昭以厲山爲炎帝之號三說不同韋義爲允

釋童

說文童男有辠曰奴奴曰童女辛重省聲僮未冠也女人童聲中按春秋傳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又裴豹隸也著於丹書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皁隸女子入於舂槀鄭司農謂今之奴婢古之皁人也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高祖逮捕趙王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田叔列傳孟舒田叔等十餘人皆衣自髡鉗稱王家奴季布欒布列傳周氏酒髡鉗季布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酒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漢書賈山傳山稱文帝之德曰赦皁人憐其無髮賜之巾王式傳昌邑王廢式得減死論何皁據王吉龔遂傳二人皆減死髡爲城旦則式亦髡爲城旦也式後除博士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

充禮官詳此數條知古之皇人於髡者則以爲奴後則凡爲奴者皆髡鉗以自別髡則纓笄皆無所施故不冠而謂之童童之爲言禿也語轉而異故牛羊之無角者曰童牛曰童羖山之無草木者曰童山其義一也子生三月翦髮爲髽少長總角及冠乃紒而冠故未冠謂之童名義皆相因也童之仆人爲類加之偏旁若芻豢之豵巢車之轈散文則通古書多假借後人傳寫乃兩易之重又童之假借說文之義無可疑也

左氏春秋釋疑

左氏春秋典策之遺本乎周公筆削之意依乎孔子聖人之道莫備於周公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學者其何疑焉然古者左史記事動則書之是爲春秋而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別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其失也巫覡之謂與吾就其書求之楚子庚侵鄭董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以爲在其君之德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禪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與明年鄭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以爲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天道未嘗廢人事也隨侯以牲牷肥腯粢盛豐備謂可信於神季良以爲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齊侯疾梁邱據請誅於祝固史囂晏子以爲祝不勝詛由是言之左氏之言鬼神未嘗廢人事也鄭內蛇與外蛇鬬內蛇死申繻以爲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

不自作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內史叔興以爲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由是言之左氏之言災祥未嘗廢人事也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不吉及惠公爲秦所執曰先君若從史蘇之言吾不及此韓簡以爲先君多敗德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南蒯將叛筮之得坤之比子服惠伯以爲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易不可以占險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卜筮未嘗廢人事也衛成公遷於帝丘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寗武子以爲相之不享不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祀晉趙嬰通於莊姬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士貞伯以爲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明日而放於齊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夢未嘗廢人事也此十者後世儒者之所執以疑左氏春秋者也而當時深識遠見之君子類能爲之矣德音蔽羣疑而左氏則已廣記而備言之後人其何疑焉若夫瓊弁玉纓子玉弗致庶乎知道而卒之兵敗身死臧會爲僭儛句告吉而終後臧氏天網恢恢吉凶之應有時而爽策書舊文謹而志之所以明教也問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職也其在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屬春官若馮相氏保章氏眡祲司天者也大祝罍祝甸祝司巫宗人司鬼神者也大卜卜師龜人菙氏簭人司卜筮者也占夢司夢者也與五史皆同官周之東遷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備官則史皆得而治之其見於典籍者曰瞽史曰祝史曰史巫曰宗祝巫史曰祝宗卜史明乎其爲聯事

也楚公子棄疾滅陳史趙以爲歲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吳始用師於越史墨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然則史固司天矣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過詰以其物昌焉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然則史固司鬼神矣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襄公問吉凶於周內史叔興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然則史固司災祥矣陳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韓起觀書於大史見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然則史固司卜筮矣昭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以爲不果行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占諸史墨然則史固司夢矣司其事而不書則爲矣官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史之職也古者詩書禮樂大司樂掌之易象春秋大史掌之而儒則有道者有德者使教國之子弟必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也後世二官俱亡而六藝之學幷於儒者於是卽儒之所業以疑大史此偏知之所得未足語於大道也曰是皆然矣抑猶有可疑者左氏之紀人事所以聲善抑惡以詔後世也而有不信者焉有不平者焉其類有百請約言之鄭息有違言息伐鄭而敗左氏以其犯五不韙而伐人知其將亡鄭請成於陳陳桓公不許左氏謂其長惡不悛按鄭莊公之在位四鄰構怨無歲無兵取周禾麥射王中肩寘母城潁誓不復見人道盡矣而爲周孟侯以沒元身陳息一眚而亟稱其惡其可疑者一也楚武王將齊而心蕩鄧曼知其祿盡莫敖舉趾高鬬伯比知其必敗按

商臣弒父與君商國十二年滅江六蓼服陳鄭宋身獲考終子有令德潘崇教人之子使爲六逆奄有大子之室爲大師掌環列之尹伐麇襲舒庸主兵事有庇及黨爲國世臣比於武王莫敖其答眺多其徵安在其可疑二也有神降於莘虢公啻神賜之土田內史過史嚚知其將亡虢公敗戎於渭汭桑田舟之僑卜偃知其將亡按虢爲卿士於周爲睦子頹之亂勳在王室不幸晉方薦食不祀忽諸而四子備舉其亡徵且周之東遷拜戎不暇渭汭桑田之役豈不亦敵王所愾以張中國之威而以爲召殃斯過矣晉獻上烝諸母盡滅桓莊之族以妾爲妻逐羣公子而殺其世子虢多涼德豈其若是而日闢百里晉是以大其可疑三也公孫歸父言魯樂晏桓子知其將亡按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其忠盛矣不幸宣公卽世其事不成行父假於公義以敵私怨遂逐子家由是公室四分昭哀失國斯可謂國之不幸而遠以懷魯蔽其臯且意如內攘國政外結齊晉之臣同惡相濟賊殺不辜有君不事使之野死又廢其子其爲謀人不已多乎而及身無咎後嗣蒙業其可疑四也凡若此者是有故焉天道福善而禍淫禍福之至必有其幾君子見微知著明徵其辭其後或遠或近其應也如響作史者比事而書之策侍於其君則誦之有問焉則以告之其善而適福足以勸焉淫而適禍足以戒焉此史之職也故國語史獻書又臨事有瞽史之道又楚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君使無忘先王之業禮運王前

巫而後史係傳傳瞽史誦詩又博聞强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常立於後是史佚也其見於左氏春秋者曰君舉必書曰史爲書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及夫國中失之事咸問之史是其事也意主於戒勸不專於記述其所載之事時有異聞故史克數舜之功十六相四凶之名不同於尚書意有所偏重故昭公失國史墨謂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父不校之義非所及也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者此也其有善而無禍淫而無禍雖有先事之言不足以戒勸則遂削而不書其事不可沒則載之其故不可知則不復爲之辭故史之於禍福舉其已驗者也其在上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其於戒勸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其在下愚不可教誨不知語言其於戒勸亦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天下之上知下愚少而中人多故先王設之史使壅於前世之善淫禍福以知戒勸者爲中人也苟爲中人則舉其已驗者可也此史之職也雖然史之戒勸猶有二焉蔡侯般弒其君歲在豕韋長宏知其弗過此於是楚靈王誘之於申伏甲而殺之此明著其禍以爲戒者也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此直書其事以爲戒者也禍之有無史之所不得爲者也書法無隱史之所得爲者也君子亦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此史之職也百世之上時異事殊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欤矣所貴乎心知其意也明乎此則左氏春秋之疑於是乎釋

皇清經解卷七百九十九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皇清經解卷八百

述學

居喪釋服解義

居喪釋服之禮王制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一也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二也周語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時去獻公之卒已十有六年文公不欲繼於惠懷故假居喪卽位之禮行之其天子錫命諸侯之正禮固如此也三也曲禮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四也又言謚曰類注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大夫爲君三年見

學海堂
江都汪拔貢中著

於天子則元冕五也左氏春秋文公元年傳凡君卽位卿出竝聘六也聘禮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不以純凶接純吉七也又聘君若薨於後赴者未至則哭於巷哀於館注哀於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亖之事自若吉也賈公彥云其行正聘亖則著吉服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八也聘禮又云歸使衆介先哀而從之注君納之乃朝服反命出公門釋服九也檀弓士惟公門說齊哀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服問惟公門有稅齊哀則屨不得入十也郊特牲郊祭之日喪者不敢入公門杖齊哀則屨不得入十也郊特牲郊祭之日喪者不敢凶服十一也喪服小記養有疾者不喪服十二也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告於君大祝大宗大宰皆裨冕十三也士喪禮筮宅旣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十四也檀弓弁葛絰而葬與神交之道也十五也喪服小記雜記祥祭朝服旣祭乃服素縞麻衣十六也其非三年之喪釋服者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帶因喪屨繩菲冠不蕤占者皮弁一也又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二也士喪禮將葬卜日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三也雜記合者委璧於殯東南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正義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四也又宰舉璧與圭則上介贈執圭將命宰亦朝服也五也其率是禮而行之者漢書律麻志引伊訓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大甲外丙之喪以冬至越紼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

一也周書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卽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大伾大史大宗麻冕彤裳二也春秋傳隱公元年三月惠公之喪（下凡元二年以意求之）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三也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四也是年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於翼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會盟皆吉服五也三年三月平王崩十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六也桓公元年公卽位與顧命同桓公弑兄而自立猶用遭喪繼位之禮故書卽位七也三月公會鄭伯於垂八也四月及鄭伯盟於越九也二年三月公會諸侯於穀十也七月杞侯來朝十一也九月公及戎盟於唐十二也十四年十二月齊僖公卒十五年六月襄公會曾桓公於艾十三也莊公十二年八月宋弑閔公十三年春宋人會於北杏十四也閔公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十五也僖公元年會諸侯於檉臣不殤君閔公祔廟成喪十六也九年三月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於葵邱十七也九月晉獻公卒十一年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錫晉侯命受玉十八也十二年十月陳宣公卒十三年四月穆公會諸侯於鹹十九也十七年十二月齊桓公卒十九年冬諸侯盟於齊孝公與盟二十也二十五年四月衛文公卒十二月成公會諸侯於洮二十一也二十六年正月衛甯速會曾莒盟於向二十二也二十七年六月齊孝公卒二十八年二月昭公與晉盟於敛盂二十三也五月昭公又與諸侯盟於踐土二十四也冬又會於溫二十五也五月陳穆公卒冬共公會於溫二十六也三十二年十二月晉文公卒間一歲文公元年襄公朝

王於溫下言五月圍戚則此在四月以前猶未大祥二十七也
文公元年公卽位二十八也四月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叔孫得
臣如周拜公及得臣皆當禕冕二十九也三十也二年三月公
如晉及陽處父盟三十一也公孫敖與盟於垂隴三十二也六
年八月晉襄公卒七年八月趙盾及諸侯盟於扈三十三也十
四年九月公孫敖卒於齊十五年夏惠伯猶毀以爲請立於朝
以待命三十四也宣公元年公卽位三十五也六月公會齊侯
於平州三十六也宣公喪取襄仲如齊聘其事非禮故不數之元年十月匡王崩三
年春不郊而望三十七也八年六月敬嬴薨九年正月公如齊
三十八也十年四月齊惠公卒冬國佐來聘三十九也成公元
年公卽位四十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四十一也二年

八月衛穆公卒三年十一月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四十二也二
年八月宋文公卒四年春華元來聘四十三也五年十一月定
王崩六年六月邾子來朝四十四也六年六月鄭悼公卒七年
春鄭子良相成公如晉四十五也十四年十月衛定公卒十五
年三月獻公會諸侯盟於戚四十六也十一月孫林父會諸侯
之大夫於鍾離四十七也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仲孫蔑會
諸侯及崔杼盟於虛朾四十八也襄公元年公卽位四十九也
夏又會諸侯之大夫於鄬五十也邾子來朝五十一也冬衛使
公孫剽來聘魯竝受之於廟五十二也晉使荀瑩來聘五十三
也二年七月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於戚五十四也冬又會於
戚五十五也其年七月叔孫豹聘於宋五十六也四年三月陳

成公卒五年秋哀公會諸侯於戚五十七也五年十二月季孫行父卒六年冬季孫宿如晉五十八也七年秋又如衛五十九也十年冬盜殺鄭子耳於西宮之朝十一年九月鄭使良霄如楚三年之喪期不使此未及期六十也十五年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會諸侯於澶淵六十一也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朝祭喪賓皆有之此則嗣父爲卿有位於朝六十二也二十八年十二月楚康王卒三十年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六十三也昭公元年公即位六十四也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於鄭鄭又盲之六十五也二年晉韓起來聘受聘必於廟且受玉又盲之公及大夫皆當禆冕六十六也又宴於季氏季氏當朝服六十七也四年十二月叔孫豹卒五年正月昭子即位與子皮同六十八也十年十二月宋平公卒十一年五月華亥會諸侯之大夫於厥愁六十九也十二年二月鄭簡公卒夏子產相定公朝於晉七十一也十六年晉昭公卒十七年秋晉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見王及祭皆吉服七十二也定公元年六月公即位七十三也三年二月邾莊公卒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七十四也四年二月陳惠公卒三月懷公會諸侯於召陵五月又盟於皐鼬七十五也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六年夏季孫斯如晉七十六也哀公元年公即位七十七也二年二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七十八也三年季孫斯卒既葬康子在朝七十九也以上皆居喪釋服而金革之事不

與焉左氏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四月秦師墨衰經喪大記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軍禮變服有此二條若禫則亦吉服於是中爲之解其義曰衰麻哭泣喪之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喪之實也然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寡婦不夜哭奔喪哭辟市朝君使人弔主人迎賓不哭君視斂主人見馬首不哭徹大斂奠設朝奠婦人拊心不哭公史讀遣主人主婦皆不哭婦人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凡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大荒哭不留日有疾飲酒食肉七十者飲酒食肉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君命遺之酒肉則不敢辭古之居喪者惟御內爲不可假故孟獻子比御而不入孔子以爲加人一等至於哭泣飲食皆可通也則夫衰麻之有時而可釋焉宜矣弔於人是日不樂不飲酒食肉一日之喪也故雖天子諸侯有弔服釋服斯須之敬也故既事而復故君有臣民之恩疾則問之喪則臨之遇柩於路則使人弔之故冠絰衰屨皆入公門當事而君至主人不變主璧以禮神合瑞故雖含必卽吉祖考與依者爲一體故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藏之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喪不祭神人異道故外事則吉服因喪以接神則變喪莫哀於始死故后之喪雖嘗禘郊社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廢其禮神不可以乏祀故五祀之祭既殯而行有國者不以人之死爲諱故朝聘而終以尸將事賓禮不可以衰麻行之故聘而君薨於國其聘音自若吉也此所謂人道之至文者也雖然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苟有可以不釋者則不

釋之矣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禮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晉平公卒既葬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是其事也明乎此然後可以解墨子久喪不能從事聽治之惑可以破杜預段暘天子諸侯卒哭除喪諒陰終三年之謬可以釋蘇軾康王吉服卽位之疑

周官徵文

漢書河閒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經典敘錄或曰河閒獻王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據此三文漢以前周官傳授源流皆不能詳故爲衆儒所排賈公彥序周禮廢興載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滅絕之搜求焚燒之獨悉其言亦無所據中攷之于古凡得六徵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一也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太傅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諸庶字通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宜膏

豚膳膏薌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庮以下內饔職文五也詩生民傳嘗之日莅卜來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七十子後學者繫之于六藝其傳習之緒明白可據也如是而以其睨出疑之斯不學之過也或曰周官周公所定而言穆王作職方何也曰賦詩之義有造篇有述古夫作亦猶是也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棣之詩則述古亦謂之作詳職方大司樂二條知周官之文各官皆分載其一以為官濛故每職之下皆繫曰掌而太宰建之以為六典則合為一書穆王作之特申其告誡僤舉其職爾若夫古之真籍自四術以外不能盡人而誦習之故孟子論井地曾祿漢博士

作王制皆不見周官不可執是以議之也古今異宜其有不可通者信古而闕疑可也

古玉釋名

古玉一長尺有一寸其首宥網博寸有半脊與身平十五分其首以其一為之厚其刃半之其末判規不劌上厚如其刃博寸有十分寸之九中網五之一距首寸有十分寸之八在脊有珥在刃有躲倚而不直其博二寸有十分寸之四為孔珥與躲之間圜半寸始宛平孫侍郎得是玉秀水朱檢討為作釋圭一篇中以為非圭也圭厚半寸此不合一圭劌上左右各寸半此不合二大圭廣三寸自中以上漸網上廣二寸半此不合三于是定以為刀云古者玉之為器有祼有砥皆取其

利其干刀也何疑檢討之言有不可通者今并正之云琰圭以易行除慝鄭眾謂其有鋒鋩則其厚且網之按琰圭有鋒鋩惟在圭首此玉不爲圭形而末及一邊有鋒不可以當之厚且網之檢討藉鄭義以演成其說然由厚而薄則可謂之網卽桃氏所謂從也此玉舉體皆薄何網之有檢討特嫌於厚半寸之文而從爲之辭云王所搢圭插于紳帶之閒蓋其銳與劍相類所謂終葵首也按天子搢珽文見玉藻注釋文正義並不釋搢義玉篇廣韻說文新附竝云搢插也今語插相閒成文實爲不辭劍銳故有室圭不銳故可搢于帶此謂鎮圭若琰圭之銳無搢于帶之事使圭之銳與劍相類衣與帶必受其病矣終葵者椎也在于圭首其長六寸以明無所詘故謂之珽所謂方正于天下也上言銳下言終

葵制既不合義亦相違云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墜而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則以組穿聯六玉是凡爲圭宏鑿好于肉然後以組穿之也按圭之爲體也微韋衣木版三色再就以爲薦又以絢組約之其固甚矣鑿好于肉玉人釋器皆無其文大圭不瑑而顧有孔乎約之爲義非謂穿也少儀刀卻刃授頴注頴鐶也此孔正與鐶同用圭之約者爲命圭圭之搢者爲鎮圭檢討亦未之辨典瑞六玉乃斂尸之用開渠爲眉令汁得流去穿之以組置尸之上下四旁經文及二鄭之注甚明非謂凡爲圭皆如是也塗車芻靈豈可例生者之器乎且渠之與孔其狀亦異云玉長尺有二寸博二寸按此玉度以今營造尺止尺有一寸在周尺則爲二尺檢討不考古制强名爲圭懼無

以輔其說據依鄭君尺二寸之文而遷就之然豈可以今之尺爲殷周之度乎玉之博首末中凡三其度今徑謂博二寸亦非也又不言厚蓋知聘禮記祼記之不可誣也而姑置之云劉其上蓋古珓圭之屬按珓義從劉劉之爲言突也火之炎其上必鐵故圭之劉也其上綱也珓則劉上而判規故凡圭皆劉而獨得珓名非劉上卽爲珓也然珓之異以判規而其爲劉上左右各寸半則同此玉左右躰而中汗其不可謂之珓明矣云客有先子觀者爲賦玉劍歌予放桃氏爲劍未聞攻玉玉劍之載于六經者無之按劍之制有末有臘有從有莖有首有綏有脊有鐔有夾爲長爲廣爲重前籍具在何不一引以折之而但以六經不載爲言夫六經不載之器其傳于後世者多矣是不足以

闕其口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檢討以之

周公居東證

書金縢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皋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詩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

傳室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

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武王旣歸乃歲十二月崩於鎬肆於岐周周公立王子祿父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畧（疑當作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

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郜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旌父宇於東明堂解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七年致位於成王

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

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

宋微子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旦乃以成王命興師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

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

宋微子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旦乃以成王命興師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

說文弊治也周書曰我之不弊

豳譜正義引王肅金縢注武王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　金縢云武王既喪卽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管蔡卽流言周公卽東征也　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辠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

年也

詩車攻駕言徂東

傳東洛邑也

右凡十一條尚書文簡而事覈毛公淵原子夏偏得詩事逸周書經緯年月節目尤詳列子次第明了最可據依史記於周本紀管蔡宋微子二世家竝不誤勝於魯周公世家許叔重稱書孔氏乃用古文舜之從井訓治孔壁遺簡安國講授其相承固然逸周書凡三言東不知爲何地證以車攻傳乃知卽是東都王肅好與鄭異是注持義獨正因具錄之

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

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叔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

右一條據大傳禮成王卽位年十三云强葆甚言其小也解弗辟爲弗辟攝行政是或一義遷雖從安國受尚書證以說文則此非孔義也至於先流言而後反挾諸侯事諒亦宜然惟曲阜之封實惟奄宅奄與三國同畔始見翦滅

前此禽父無緣就封然讀辟爲避而不言避居東都猶愈於馬鄭爾

錢少詹事云春秋傳但云因商奄之民以魯爲古奄國出自續漢志未知何據康成元凱俱未實指奄所在也更宜攷之中按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楚元王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續漢志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家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也說文郇周公所詠郇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淹郇奄古今字爾

墨子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

按武王克商已建商後洎其屢出管叔祿父相倡爲姦周公豈得棄其官位投身必从之地此之不實昭然可見而避之爲說實以此言爲之緣起以其事在諸子自宋以後學者勞於師心逸於考古雖在方策畧不窺尋是以其爲說之管之爲關則語轉也

經典釋文弗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

馬義今不傳賴此箸之

閻譜正義引鄭氏金縢注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 皐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皐人史書成王意也 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皐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

幽譜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

鴟鴞箋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辠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

文王世子正義引鄭氏金縢注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㱃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

詩豳風譜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㱃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說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

鴟鴞正義引王肅云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其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辠之劾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辠其非三也

按馬鄭尚書之學是爲古文鄭氏詩箋多異毛義而以此諸條求之則違於道夫君在諒闇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尚書論語檀弓具有明文故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則有攝主春秋國君未踰年則謂之子斯前代成憲仲尼所据成王之立年止十三又在不言之地周公方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念社稷新造旋遭大喪自以王室懿親身爲冢宰踐阼而治以填天下而三叔覬主少國疑大臣未附荀肆惡言誖誤百姓相率拒命以濟其姦周公秉國之鈞禮樂征伐皆自己出傷不基之將墜憂四方之不寧冀行天罰以執有辠是誠不得已者也洎夫管叔既經蔡霍流放雖任常刑猶悼同氣不棄親親不滅不殺不戮不黜不奪不廢不幽不囚不誅不流不遠不離不絕不隔不仇不讎不怨不恨不疑不貳不二不猜不貳不二不猜不貳不二不猜

何是之謂愚居東二年東征又三年國步既夷王年亦長比其反也乃更居攝是之謂貪且公之攝位卿尹牧伯下及士庶其誰不知而云辠人周公臣屬與知攝者此又私黨陰謀之說不可以論周公至於臣屬之誅官位土地之請王肅糾之當矣鄭王時代相接鄭義苟有所本王肅無容不見鄭之門人亦何妨據以難王今既不爾謂之橫造殆不誣也至云欲讓未敢則又水火無端互爲生滅豈所謂甚難而實非乎夫孟爲庶長之稱侯乃五等之爵以目元良且斷以歲斯固委巷之無稽俗師之鄙背今則奉爲科律遷就古書以求符合亦已過矣在呂氏春秋正名篇曰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固與康侯寧侯之類同其美號又何太子十八之云聖人作事通於神明書闕有間宜折其中馬鄭前世大儒立義有誤不容輒隨後人襲謬固無譏焉

史記魯周公世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好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

索隱曰經史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於府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或然也

蒙恬傳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臯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猶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

右秦漢之際言周公事異義如此

釋冕服之用

冕服之用自祭祀而外見於經典者凡十有一玉藻乡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一也哀公問冕而親迎二也周官司服饗射則鷩冕三也四也據注及正義食禮在廟亦鷩冕五也觀禮天子袞冕負斧扆以朝諸侯六也文王世子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養老七也祭義天子諸侯爲藉冕而躬耒八也司服諸侯之大夫聘于天子乡冕九也夏采王崩以冕服復于太祖十也節服氏袞冕六人朝覲維王之大常諸侯四人服亦如之十一也後之俗儒專以祭服當之誤矣

荀卿子通論

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敘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

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邱子卽浮邱伯）劉向敘云浮邱伯受業爲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敘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衞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武威據史記張丞相傳當作陽武）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子之傳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于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敘云蘭陵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畧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旣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故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又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爲公羊春秋之學楚元王交本學

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劉向所編堯問第三十其下仍有君子賦二篇然堯問末附荀卿弟子之詞則爲末篇無疑當以楊倞改訂爲是）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梁爲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爲仲弓猶子路之爲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

韓詩外傳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于君若何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强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爲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請孫子孫子僞喜（戰國策作爲書謝之曰鄙語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姦卽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已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

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湣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夙昔而殺之夫厲雖癘腫疕疕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由是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珮雜布與錦不知異閒婾子都莫之媒嬽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愒無自瘵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荅書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爲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敘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嚴舞知以禦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佹詩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之死凡十八年其閒實未嘗適趙亦無以荀卿爲上卿之事本傳稱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卽因此以爲緣飾周秦閒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嬰書之成例國策載其文而不去其詩

此故奏之葛龔也

大學平義

大學其文平正無疵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于孔氏爲支流餘裔師師相傳不言出自曾子視曾子問曾子立事諸篇非其倫也宋世禪學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以被諸孔子是故求之經典惟大學之格物致知可與傳合而未能暢其旨也一以爲缺舉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于書以爲本義固然然後欲俯則俯欲仰則仰而莫之違矣習非勝是一國皆狂卽有特識之士發寤于心止于更定其文以與之爭則亦不思之過也誠知其爲儒家之緒言記禮者之通論孔門設教初未嘗以爲至德要道而使人必出于其途則無

能置其口矣

周秦古書凡一篇述數事則必先詳其目而後備言之其在逸周書管子韓非子至多本書祭統之十倫孔子閒居之五至三無皆是也今定爲經傳以爲二人之辭而首末相應實出一口殆非所以解經也意者不託之孔子則其道不尊而中引曾子則又不便于事必如是而後安爾

門人記孔子之言必稱子曰子言之孔子曰夫子之言曰以顯之今大學不著何人之言以爲孔子義無所據

瞽瞍說

舜之父見於堯典者曰瞽而已左氏傳孟子呂氏春秋韓非子則皆曰瞽瞍此非其名乃官也春官瞽矇有上瞽中瞽下瞽周

頌謂之矇瞍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鄭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左氏傳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然則瞽之掌樂固世官而宿其業若虞夏之后夔矣不必其父子祖孫皆有廢疾也呂氏春秋古樂篇曰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注質當爲夔）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作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瞍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是其據也唐虞之際官而不名者三四岳也共工也瞽也司馬子長易其文曰盲者子失之矣

嬪于虞解

嬪婦也虞國名其君瞽瞍也舜爲出子居于嬀汭堯以二女女之所謂不告而取也既嫁而就虞以見于舅姑然後婦道成焉故曰嬪詩曰來嬪于周曰嬪于京先言嫁後言嬪義與此同諸侯以國爲氏公子體君亦得稱之史伯曰虞幕若晉重魯申矣四岳曰虞舜若鄭子華吳季札矣然則瞽瞍之君虞明矣

講學釋義

講習也習肄也肄講也國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春秋傳大雩講于梁氏又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肄射御角力是也古之爲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詩樂同物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恒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

以朋友講習也傳曰宵雅肄三又曰臣以爲肄業及之皆謂此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簡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曰贊曰詔必皆有言故于文講從言其行禮也或謂之相或謂之傳一也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後世羣居終日高談性命而謂之講學吾未之前聞也

釋夫子

古者孤卿大夫皆稱子子者五等之爵也周官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大行人大國之孤其禮眡小國之君春秋傳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則子男也子男同等不可以並稱故著子去男從其尊者王朝則劉子單子是也列國則高子國子是也王朝生稱子沒配謚亦稱子此其別也稱子而不成詞則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其見春秋傳者曰夫固謂君曰大豈不知服云夫謂闞伯比曰夫石猶生我服云夫謂孟孫曰夫不惡女乎服杜並云夫謂太子曰夫獨無姻族乎杜云夫謂晉曰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曰女夫也必亡杜云夫謂華亥是也以夫配子所謂取足以成詞爾凡爲大夫自適以下皆稱之曰夫子孟獻子穆伯之孫穆伯之二子親爲其諸父而曰夫子崔成崔彊稱其父亦曰夫子故知爲大夫者例稱夫子不以親別也孔子爲魯司寇

其門人稱之曰子曰夫子後人沿襲以爲師長之通稱而莫有原其始者左氏春秋昭七年孟僖子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疏云身爲大夫乃稱夫子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邱明意尊之而失事實益知唯卿大夫得稱夫子也

釋厲字義

戴君云衞風深則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爾雅則曰以衣涉水由帶以上爲厲此爾雅之失當从說文中梭說文砅或作濿厲乃濿之省文濿下亦云行厲水也徒二文正通非爾雅之失履石渡水爲厲以衣涉水由帶以上亦爲厲一文二義未可偏廢詩有狐在彼洪厲楚詞石瀨兮淺淺瀨與砅同此履石渡水之厲列子說符篇孔子自衞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縣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此以衣涉水之厲詩都人士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方言帶之垂者謂之厲禮大帶垂三尺涉水則垂者先濡此又因由帶以上之厲轉相訓而生是名也深則厲之義以爾雅爲長

釋鄠

孟子文王卒于畢鄠趙氏注止云畢鄠地名僞疏則云鄠楚都在南郡此固邈不相涉按周書史記解畢程氏以亡吕氏春秋具備篇云武王常窮于畢程矣高誘注畢程畢豐程之爲豐亦無其據周書云王季宅程又曰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召南譜正義云程亦在岐南是周地之小別皇甫謐云文王徙宅于程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正義以爲卽程邑然則鄠程程止一地

形聲小異耳

蒼人問

問郊用牲而易傳曰聖人亨以亨上帝豈亦有體薦折俎歟

蒼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鄭注內饔實鼎曰脅烝脅古今字耳禮器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注血腥爓熟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熟而已中謂天子祭宗廟及郊並血腥爓熟具羣小祀及大夫士祭其先薦熟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韋昭訓烝爲升是也云禘郊皆血腥則未盡也既云全烝則牲體不解可知記稱函牛之鼎簋爲是用歟

鄭有燔燎正祭止有特牲氏皇氏以爲分牲體而用之

蒼劉端臨書

堯典光被四表僞孔傳訓光爲充戴君云光當作橫本與下句爲對舉中按鄭君治古文尚書詩噫嘻箋云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周頌詩譜引此亦作光字噫嘻正義引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此鄭注也其非橫字明矣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然則光又不可以充訓也古音橫黃同聲黃从炗古光字則又不必易光爲橫也多方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于義不了周頌武正義引書云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有一湯字其義方足文苑英華七百五十二卷朱敬則北齊文宣論則云須夏湯之子孫又以暇爲夏義亦得通此異文不可不知也

執金吾武榮碑亦世載德楊震碑亦世繼明綏民校尉熊君碑

亦世載德李翁西狹頌今在成縣亦世賴福中常侍樊安碑亦世載德樊毅修華嶽廟碑亦世克昌先生郭輔碑休矣亦世並見隸釋亦世即奕世也然則大雅之不顯亦世乃丕顯奕世耳顧處士已釋不爲丕其奕世則中所得也月令注有娠釋文音身又音震然則詩大任有身載震載夙左氏傳方震大叔身震並與娠同也禮記壺戎衣康誥及左傳宣六年所引皆云殪戎殷殷衣鄭注已言之壹卽殪之誤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八百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學海堂

經義知新記

江都汪紱貢中著

詩書執禮樂正以教學人習之故雅言易象春秋則微言也易觀其象而玩其占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太史職之孔子贊之修之而後商瞿左邱明傳之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曰木大過井坎曰雲屯需曰泉蒙曰雨解離曰明離晉明夷曰電噬嗑

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藁按漢書張禹傳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

語章句獻之此講義所由始

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楚世家肅王十年魏取我魯陽地

理志南陽有魯陽縣

春秋昭五年叔孫昭子卽位朝其家衆二十八年魏獻子之臣

閻沒女寬退朝待於庭注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非也

昭七年左氏傳燕人歸燕姬北燕之爲姬姓於此得證

管子君臣上篇衣服繩絻盡有法度注云繩絻古衮冕字逸周

書訓命解有紼絻有斧鉞紼絻卽黻冕之假借哀二年左氏傳

使太子絻注絻者始發喪之服

昭十五年左氏傳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二十

一年荀吳暑東陽使師僞雜着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

鼓滅之

定八年左氏傳季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艮也而以

是繼之正義顯與注背按注是正義非也

哀二年左氏傳陳逢滑曰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楚子西曰闔

閭食不二味云云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

不曠闔閭一人之事左氏敘述又同在一年而矛盾如此是可

異也

哀二十四年左氏傳魯宗人釁夏曰周公及武公取於薛然則

周公夫人任氏也

韓非顯學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慼聲之轉

韓非喻老篇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中按其時蓋當悼公之

世悼之爲謚其以此歟

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注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士之賤也論語邢疏亦引此文

衞侯辟疆朝於周更其名曰燬見韓非子又見賈誼新書漢書文帝紀二年中所引

宣十七年穀梁傳何去而之中按而讀如如雙聲假借也

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既哭以人爲蕃何休注蕃周垣墀也今大學辟雍作側字徐彥疏漢時大學辟雍所讀作側字云既哭以人爲側按此卽石經歟然則漢儒傳經其文字固不必盡依石經矣

孟子書載孟子爲卿於齊而其自言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趙氏注孟子將朝王云孟子雖仕於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諸侯上大夫卿也通謂之卿是孟子亦列大夫也劉向荀子敘云方齊威王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列大夫又曰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史記亦云然則荀子之稱卿蓋以官著如虞卿者歟

荀子禮論云薦器則有鏊而毋縫注鏊之言蒙也冒也按鏊蒙冒語之轉左氏傳茅戎公羊傳作貿戎

史記宋微子世家正義引司馬彪說云箕子名胥餘按莊子大宗師云若務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它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者也然則胥餘非箕子之名也

噫嘻箋云噫嘻乎能成周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也周頌譜引亦同正義引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按此用古文尚書也古文尚書作光今文尚書作橫橫黃同聲黃從炗古光字光橫字異而音義皆同毛詩觥周禮作觵

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此皆毛公之文後人取以入爾疋疑樂文之

徒爲之耳

如酌孔取毛無文鄭以爲器之孔此與九江孔殷以爲山之孔者同一異義中按孔甚也如食但知宜飫而已如酌則甚取之所以見不顧其後

月令鄭注屢云今月令作某王懷祖云世以今月令爲淮南時則訓非也漢世有明堂月令蔡伯喈所撰也中按祭法引明堂月令曰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土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文與禮記同然則月令之爲明堂月令此其證也

周禮匪頒之式匪頒卽分頒也分匪語之轉

隱五年穀梁傳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按苞卽俘字古字通假詩采薇正義引此作拘傳寫之誤也漢書浮邱伯鹽鐵論作苞邱子亦是孚聲包聲同音通假之證

大雅緜正義引襄十七年左氏傳皋門之晉按今本作澤門左氏音義云本或作皋門者誤陸說是也蓋皋門爲宮門非常人所居之地杜注澤門宋城南門也然則皇國父所居澤門非皋門也明矣或古本左傳正作皋門者形近而譌

程典解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孔注宗衆非也宗當作崇崇侯虎耳

皇矣度其鮮原篹鮮善也逸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注小山曰鮮孔義碻勝鄭

逸周書芮良夫解惟禍發於人之攸忽人之攸輕注言人之所輕忽則禍之所起謂不民也不當爲下或爲小

後漢書光武紀南欒注云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卽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今俗謂之倫城聲之轉按欒倫爲雙聲而古韻諄文與寒桓合音最近此以知音固有以雙聲取協者

呂氏春秋孝行察微二篇並引孝經則孝經爲先秦之書明矣有王按魏文侯有孝經傳見蔡邕明堂論

詩淇澳會弁如星呂氏春秋上農篇庶人不冠弁高誘注引詩作冠弁如星按文高氏爲長冠會語之轉

呂氏春秋重言論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高誘注呿閉而唫開按此則開口合口之呼上世已明著之矣

詩絲衣載弁俅俅載當爲爵聲之誤也爵弁則絲衣也

檀弓斯季孫之賜也季孫非鄭君

七月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箋豕生三曰豵正義豕生三豵釋獸文箋既易傳不以豵爲一歲之名則豜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麑皆云絕有力麋箋意蓋以麋爲鹿麑有力者也

破斧正義引書傳曰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又引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元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中候昭二十年左氏傳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卽薄姑語輕重耳左氏傳亳社公羊傳作蒲社鄭以爲齊地是也史記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遷其君薄姑此則薄姑爲奄君所遷之地而非奄君名也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雖襲舊文頗得事實釋文蒲馬本作薄

商頌元鳥宅殷土茫茫三代世表褚先生引此作宅殷社茫茫按土社同音書者省之

儀禮士昏禮有談注談周禮謂之容拔談容聲之轉射者所蔽容亦謂之之容之語之轉

士相見禮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孟子萬章下曰在野曰草莽之臣莽莽聲之轉

鄉飲酒義夏之爲言假也中按假大也春秋傳曰能夏則大
易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按列子說符曰宋人有游於道得人
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注刻處似
齒然則書契之契正謂刻也與鍥同
大明之七章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
地咸曰孜孜無怠鼓譟尚書大傳作皇藻音之誤也不止別風
淮雨矣
詩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莫當作漠
維師尚父師大師也尚父其字也猶曰某甫耳或稱呂尚亦無
定例也毛傳云可尚可父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箋云尊
稱皆非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中庸及毛傳並云言其上下察也中按察
當爲際字之誤也
詩旱麓正義思齊正義引桓六年左氏傳云聖王先成於民而
後致力於神今傳文脫上於字
射義賁軍之將注賁當爲僨中按賁當爲奔行葦傳引此作奔
奔期稱道不亂期毛作勤聲之誤也
公羊傳隱三年渭葬也釋名曰月未滿而葬曰渭馬援傳裁買
城西地數畝藁葬而已藁葬卽渭葬藁渭語之轉漢書注以藁
爲草非也
思文正義引鄭注尚書女后稷播時百穀時讀曰蒔潘岳秋興
賦李善注引周易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以字林釋之曰蒔更

別種

子衿毛傳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墨子公孟篇第四十八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子衿傳青衿青領也葛屨傳褖領按衿褖四聲之轉釋器云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孔穎達曰衿與襟音義同

子衿正義云學子依士禮郊特牲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按當入學而太子齒故均以士禮處之

葉夢得謂漢代文章無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按西都賦云德廣所及是用漢廣序也蔡邕獨斷引周頌詩序三十一篇

載驅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圍今按宋微子世家作

涕涕同弟此今文尚書作弟古文尚書作圍之證也

襄十一年左氏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周禮春官大胥大夫判縣曲禮下大夫無故不徹縣正義大夫有嫉身之樂無祭祀之樂

旱麓詩追琢其章傳追雕也天子雕弓行葦雕作敦追雕敦皆語之轉

宣六年左氏傳引康誥曰殪戎殷周語引大誓曰戎商必克按二書所稱戎殷戎商并指紂而言鄭注中庸以爲壹用兵於殷則以戎爲兵矣又按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壹卽殪之脫衣與殷同音之轉鄭祇云衣殷同聲後儒遂以爲壹着戎衣

曲禮上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本衍名字注及釋文皆可據正

義以問名爲言非也

雜記下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按昭公以前取者之告於天子與天子之命之經傳皆無所見

曲禮正義唯咏也按焦仲卿妻詩諸諸復尔尔卽咏也與唯輕重讀耳又按諸與啫同

喪服杖期章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亭林以爲此經文誤入傳非也經但言五服不言無服此傳兩云出妻之子相對爲文齊衰三月章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是亦傳也

墨子尚賢篇中引詩曰告女憂卹悔女予孌孌孰能執執鮮不用濯予鬱序爵形近而義通呂氏春秋務本篇引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此皆在齊魯韓之前

墨子尚賢篇下武王有閎天泰顛南宮适散宜生按此則虢叔不及武王之世與君奭合

節用篇中昔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按此可注堯典宅南交補禹貢朔南暨

左氏傳隱元年正義士駕兩馬大夫以上駕四馬天王使宰咺傳疏又既夕注兩馬士制也疏謂士在家常乘之法若出使及征伐則乘駟馬公賜元纁束帛兩馬詩卷阿正義禮士無貳車又止得一馬既庶且多疏

曲禮下天子謂之伯父釋文云本或有同姓二字衍文按陸說是也下句別言異姓則上句爲同姓可知省文見義之例也唐

本禮記有無同姓二字者今本有之從或有本也

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此大錄字自用堯典語孔傳雖

僞要亦有本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疏引服虔云賵覆也

天王所以覆被臣子何休公羊注亦云按此則賵當音冒

文九年公羊傳許夷狄者不一而足隱二年左氏傳注引許作

禦蓋杜以禦字釋公羊之許字古人引經多有此例如史記載

尚書史公每以解釋之字易經文卽此意也

程易田云宓子賤名不齊合讀則爲卑楚子玉名禘臣合讀則

爲敦與取字義正合亦如寺人勃鞮之爲披也按檀弓上衞將

軍文子彌牟正義引世本作文子本彌牟合讀亦正爲本也史

記周惠王名閬世本作毋涼毋涼合讀爲閬也哀六年左氏傳

公子鉏一作南郭且於○附考彌牟蠱公子郢之子見此節正

義引世本

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正義引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

仲文家稱叔按何休數稱質家文家沿緯書之說也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正義司徒下有敬子二字按正義

非也此因下文衞司徒敬子而錯誤在此敬子二字必衍文正

義不察耳今本無是也

襄二十五年左氏傳齊閭邱嬰與申鮮虞行及弇中漢書藝文

志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弇奄古今字爾

檀弓下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讒注時人無行三

年之喪禮者按左氏傳在喪而蒐當時猶以爲非禮何至三年之喪遂廢斯言之過也

漢書禮樂志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今禮記脫易字因上文易字而誤也

詩吉日既伯既禱爾雅釋天文同毛云伯馬祖也說文示部引此作既禡既禂於義爲長北人讀伯如霸因以當禡周禮肆師注貉讀爲十百之百王制禡於所征之地釋文禡馬怕反又音百是其證也古無四聲之別禡貉百三字疊韻今北人讀伯聲近霸又近禡

釋詁哉始也釋文亦作載康誥哉生明哉生魄並與載字同公冶長無所取材集解一曰無所取哉古字材哉同說文才草木之初也初哉並從衣詩文王陳錫哉周周語昭十一年宣十五年左氏傳皆引作陳錫載周詩駉鐵載獫歇驕箋載始也疏載哉同義夏本紀引書載采采作始事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水昏正而栽釋文栽字林才代反一音再隱十年經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正義地理志梁國甾縣故戴國應劭曰古者甾戴聲相近說文作菑云故國在陳留從邑戈聲詩俶載南畝箋載讀爲甾又爾雅說文哉言之間此則助字之哉與爾雅尚書異

左氏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子革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按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襄縣有西不羹定陵有東不羹與陳蔡爲四國云四當作三者非也

左氏傳襄九年祝宗用馬於四墉昭十八年所於四鄙此古人

祀城隍之證又禮記八蜡坊與水庸中謂水卽隍庸卽城也庸墉鄘一字耳

繞朝贈士會策正義引服注以策爲策書文心雕龍亦以爲策書於義爲長

遂人注載師疏引孟子作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多一麻字遺人疏引書傳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廩人疏亦引之係伏生大傳梓材篇文

夏書二百里蔡孟子殺三苗於三危漢書武五子傳骨肉之恩粲析而不殊蔡殺粲皆粲之譌

襄二十五年左氏傳陪臣干掫史記齊世家作陪臣爭趨昭二十年傳賓將掫周禮掌固注作賓將趨掫卽鼜字說文手部有掫豆部有鼜卽一字也掫夜戒有所擊也鼜夜戒守鼓也發醒也賈誼新書先醒篇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景十三王傳名長沙定王曰發鄒陽傳曰發悟於心晏子諫篇上景公飲酒三日而後發又云君夜發不可以朝

緇衣彼都人士詩鄭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晏子春秋諫下文王不敢盤游于田其文勝今尚書南史謝莊傳引書盤于游田已誤

管子謚敬仲見晉語晏子春秋作管文仲然則敬仲是其字歟

史記殷本紀武乙爲偶人正義云偶五苟反偶對以土木爲人對象於人形其解迂曲按古偶寓字通寓人卽象人也

禮記如竹箭之有筠也正義筠是竹外青皮顧命云敷重筍席

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云如竹箭之有筠案鄭注引禮記之筠以爲青皮是知呼筍爲筠中按古字旬均通周官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鄭讀旬爲均釋言云洵均也

旅弓旅矢旅字不知所從以義求之卽旅字也書序旅天子之命史記周本紀旅作魯說文步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魯鱸同聲後人以意從玄耳

夂古文終字加冬則爲冬冬加糸又爲終字之偏旁固有從而又從者

文王有聲之詩匪棘其欲遹追來孝二句音不相協禮器引之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欲猶聲之轉古音猶讀如搖孝搖正相協也

曲禮毋淫視按淫游也語之轉

車之覆苓謂之幬玉藻君羔幦虎犆亦謂之幬詩大雅鞹鞃淺幭亦謂之褩周禮巾車木車犬褩素車犬褩藻車鹿淺褩駹車然褩漆車豻褩

說文手部引詩淸人作左旋右搯抽好韻雖通不若搯義爲長

哀十四年宋桓魋請以鞏易薄薄卽亳也故曰宗邑定二年奪之杖以敲之釋文敲若孝反又苦學反引字林云口交反又口卓反今俗讀如敲方音之轉非別有一字也

定六年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十九字與左氏文不類似賈劉以後說經之辭而誤作正文杜因解之爾

哀元年伍員引少康事按越少康之後故引之

戰國策齊策第十一顏斶引易傳曰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倨慢驕奢則凶從之此解易之最古者

左氏傳吳子使蹶由犒師韓非子說林作蹙融蹶由融皆聲之轉素問移精變气篇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全元起曰祝由南方神然則卽祝融也考元起梁武帝時人見梁書王僧孺傳南史同

詩奄有九有毛傳九有九州也國語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注有域也意古有與囿通故有得為域歟有從又從月月亦聲毛詩無不爾或承箋或之言有也無逸亦囿或克壽漢書鄭崇傳及論衡引作時亦囿有克壽說文戈部或卽域字域乃重文昭十七年左氏傳鮒也以其屬死之大小注引作鮒鮒聲之轉

周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元謂四望五岳四鎮四瀆疏曰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中按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賈說非也疏又云山川稱望故書曰望秩於山川中按爾雅梁山晉望也春秋傳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賈說為畧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非也吉服五十二章九章七章五章三章是也凶服五齊斬大小功緦麻是也

宗子雖七十無主婦則是七十猶有娶婦之道也女子十五而

笄有爲人母之道則女之少於男將且五十餘歲藉如已受重於曾祖而高祖母死宜何服

小宗伯若大甸則率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按太學在郊此饁獸於郊正謂射於澤宮耳遂者繼事之辭注云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非甸祝文同

古者醜疇二字音義並同禮在醜夷不爭爾雅釋草釋獸之醜醜卽疇也疇猶類也洪範九疇宋微子世家作九類

伯樂相馬廣韻博字注作博勞伯博樂勞並疊韻

魯昭公在戚而有嘉容齊書蕭穎胄傳作喜容喜戚對文爲優今作嘉形之訛

犬戎敗幽王於驪山國語謂之戲一麗戲語近而轉實一地也王

攷工記五人爲緟注再染以黑則爲緟緟今禮記作爵按說文又作纚纚緟爵三字語之轉

左傳昭五年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道終曰鮮義無所據爾雅釋詁釋文鮮本或作誓沈云古斯字說文云死澌也曲禮下庶人曰死蓋庶人之死者自西門出葬此當時之制季孫欲以葬庶人者葬叔孫故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卿正對庶人言尚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檀弓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疾醫注少者曰死老者曰終鮮斯死西語之轉

列子湯問篇越東有輸木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張湛注引葬鮮者自西門爲證按鮮析也聲之轉

爾雅釋器繩謂之縮之注縮者約束之詩曰縮版以載非也古者謂直爲縮禮記古者冠縮縫孟子自反而縮是也繩所以爲直故謂之縮

釋邱三成爲敦邱釋文敦郭音頓然則衛風之至于頓邱頓敦同也今或云堆語之轉

橫字古止作衡衡漳衡門冠衡縫連衡皆是也橫字則與光桄字通

古臭字止作氣息耳今臭字古之朽字

孟子書序者射也中謂古序槬通用詩于邑于槬潛夫論志氏姓篇作于邑于序

酒誥明大命於妹邦馬融云妹邦卽牧養之地然則妹沫及牧野之牧本一字也

棺之前後謂之和和與桓通雙植四植俱爲桓檀弓桓楹是也

昭二十八年左氏傳閻沒魏獻子屬大夫也國語注曰閻沒閻明申謂古者沒與昧同故名沒字明

韓詩外傳說苑多引岐有夷之行則毛亦應如此讀以彼徂矣爲句

襄二十六年左氏傳夫小人之性釁於勇此釁讀如比興之興爾雅釋獸云獸曰釁及左傳張蜮僨興皆同

說文木部植或從櫃按詩置我鼗鼓毛傳置植也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

隱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

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然則隱公宜何服

襄二十五年傳崔氏側莊公於北郭側與厠同

襄二十五年晉侯伐齊齊男女以班鄭人陳陳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哀元年傳蔡人男女以辨蓋古者皐人男女不相雜今時治獄猶然班別辨語之轉皆示以將見俘也

喪大記鞠荒鄭注荒蒙也按荒本有大義蒙與厖通亦得訓大

周官司巫國有大故則率巫而造巫恆恆當作咸語之轉史記殷本紀巫咸之興自此始韓非說林下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

穀梁傳厲乃尸子尸子爲商君客見漢書藝文志故廩信注穀梁以爲秦孝公同時人

賈用不售錢少詹事疑售無此字申按逸周書小開解正作賈賒不雠史記高祖紀所飲家輒雠數倍賈誼新書鄒穆公死沽者不雠其酒墨子魯訓篇是猶欲糴糴雠則慍也雠卽今俗售字

鄭語蠻芈蠻矣鄭注職方氏引作閩芈蠻矣釋文李云芈今周禮本無此字國語則有然則閩卽芈字語轉而誤

禹貢之明都職方之望諸春秋傳之孟諸一也遠遊之於微閭史記高后紀未敢訟言誅之吳王濞訟其禁弗與二訟字卽公字也古者公訟頌容四音皆近故每假借用之

盛世佐解士昏禮敢請女爲誰氏以字爲氏甚精左傳又有君

氏夫人氏君夫人氏夫已氏

唐誥孟侯呂氏春秋正名篇齊湣王周室之孟侯注孟長也大傳所謂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其諗不言自見呂氏春秋誠廉篇世爲長侯長侯猶孟侯也

列子力命篇仲父之病革矣中拔疾亟革棘四字古通義

說文履石渡水曰砅按砅瀨古同音楚詞石瀨分淺淺又伍子胥投金瀨史記南越傳下瀨將軍徐廣曰一作下厲

論語見冕者冕者無無故行於道路之事此謂位爲大夫得服元冕者也故哀十五年左氏傳衛蒯聵許渾良夫爲大夫而曰服冕乘軒僖二十八年傳乘軒者三百人猶所謂食肉者食肉之祿伐氷之家耳

左氏傳祖服祖字他無所見中謂祖與禪逼驛左傳皆作馹釋名禪袴也

昊天曰旦旦乃神字之誤

詩周頌宣哲維人案宣哲卽商頌之濬哲宣濬疊韻

表記信近情又情可信又以求處情情實也論語則民莫敢不用情又如得其情左氏傳敢匿其情

周官兼用夏時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秋官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柞氏冬日至夏日至

轉語　成重（爾雅釋邱周官司儀注）　簪筆載筆　族叢（釋木四聲轉）　方枘

桴筏　迎逆　烋烋猶跾跾（荀子解蔽篇注）　粱稷（釋草天官甸師注）

能奴來反 能今音乃仍克能 圭蠲 荏戎釋草 菶皇釋言玉藻大夫以元菶注 彊竟釋訓左傳越竟乃免史記趙世家作疆 翳弋月令呂氏春秋 彊競 跋本曲禮正義引小爾雅

易繫辭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虞翻曰大極大一也○禮器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正義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 呂氏春秋大樂篇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大一大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註出生也又萬物所出造於大一化於陰陽注大一道也又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名謂之大一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正義大一天帝之別名也索隱按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大帝室大一之精也

通鑑唐元宗祀大一貴神 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大一方曰天神貴者大一佐曰五帝 莊子大宗師篇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大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漢書藝文志大一陰陽二十三卷

大一二十九卷

郊有燔燎正祭止有特牲熊氏皇氏以爲分牲體用之

成二年左氏傳五伯之霸也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正義曰鄭語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

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
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是三代有五伯矣按言五伯
者此爲最覈
曹褒傳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傳於
世
荀子天論篇修身而不貳注貳卽倍也可補日知錄齊得十二
泰得百二條
昭元年左氏傳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注忌敬也忌敬語之轉
昭七年好以大屈疏引魯連子作大曲之弓屈曲語之轉
蒙冒昧沒語之轉不毋非無語之轉何朗假害爲語之轉
書江漢朝宗於海鄭注宗尊也拔宗尊雙聲左氏傳伯宗穀梁
作伯尊
文十六年公羊傳曹公子喜時左氏傳作欣時說文忻從犬示
聲讀又若銀秖從犬來聲讀又若銀寅有夷銀二音沂旂斯衹
皆斤聲輝軍聲
講字古音媾見唐韻正講下論語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修講一韻徙改一韻皆用韻也
管子霸形篇今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同穴禹貢雉指未引
此
昭七年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恪必降字之誤與詩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文法正同
錢先生云禹顆本同毋故顆字從禺古字原有同聲之轉中拔

戎汝也常棣二章戎與務侮是一證酬音酌從凶是二證釋詁遘逢遇也遘逢遇遝也皆以聲轉相釋其證三左氏傳哭蹶由韓非作蹙融其證四

虞夏書堯典寘三苗於三危又分北三苗皋陶謨能哲而惠何遷乎有苗禹貢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甫刑若古有訓至德明惟明王若曰嗟四方至乃絕厥世國語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對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天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菑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墨子尚同篇中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兼愛下篇禹誓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非攻篇下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氷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民不違天下乃靜

貿買也釋言文上云務侮也賄財也甲狎也皆以音釋義則買之爲貿聲無疑說文貝下貿從貝卯聲買從网貝而無聲卯與今讀之買又同聲

桐城胡一士邦幹云彼茁者葭二章末句乎與亦自爲韻夏屋二章末句乎與亦自爲韻

李仁父言或疑孔子有因父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詞之義者若別而觀之殆無可疑故讀書必合其別者別其合者一合一別則其義過半矣

後漢徐防有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今按諸經之學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喪禮傳一篇於春秋則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厪俗遺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云子夏仲弓所撰然則易之子夏傳雖出依託要非無所自而然也

韓非備內篇鴆毒扤昧之所以用扤昧卽曖昧曖昧卽暗昧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元謂士妻亦爲命婦疏下士一命夫尊於朝妻貴於室

荀子王制篇注云嗟奈何按嗟緩讀卽奈何也

孔王卽甚佞也佥壬卽險佞也釋詁壬任佞也而難任人卽佞人也

後漢書光武紀下注逗古住字

呂氏春秋精諭篇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此則味別之說
又遠在許敬宗之前矣
孔安國論語注名言名理必出魏人正始之際非西漢人之舊
也
文王世子貴宮貴室據注及釋文貴宮字衍
爾疋釋言殷齊中也殷無盛意說文殷作樂之盛易曰殷薦之
上帝此盛專謂樂耳殷讀如殷其雷之殷九江乳殷不得以殷
爲盛也
袍見玉藻方言作袠疑卽褒衣也俟攷
淮南修務訓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此
漢人墓祭之證

玉藻盛氣顚實揚休休與詡古音通禮器曰德發揚詡萬物是
也白虎通德論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考工記
燠休之釋文休虛喻反
襄四年左氏傳不殯於廟注殯不過廟非也士喪禮殯宮皆謂
之廟注以爲尊神是也此直殯於下室不在正寢之阼階耳
後漢書梁冀傳跋扈急就章有潘扈隸釋成陽令唐扶碑夷粵
柿椳卽布濩之意皆語之轉耳玉篇伴字下曰詩無然伴換伴
換猶跋扈也卷第三
人部
詩篤公劉何以舟之毛傳舟佩也中謂舟無佩義必是服字傳
寫者脫其半耳

僮侗一字也皆昏也

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然則鬼谷子非僞書也

說文竹部篾蔽不見也從竹蒙聲釋言篾隱也郭璞注謂隱蔽

卽此義惠氏譏之非也人部儳佞佛也詩曰儳而不見

爾疋釋鳥鶵鵝注鴻鶵也昭二十七年傳吳有公子苦雉卽此字

周禮職方青州其浸沂沭鄭司農云沭或爲洙中謂沭洙音近或是一水俟攷

詩不可褱也又玁狁於褱注並云褱除也釋言文同釋言又云褱鴽也注引書懷山襄陵詩兩服上褱毛傳云褱鴽也釋詁儴因也詩終日七褱傳褱反也

論語先進篇南容三復白圭中拨白圭不辭大傳禮將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俱作白圭之玷當是論語轉寫脫之玷二字耳

孔子三朝記爾疋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古卽詁也又作故說苑奉使篇詩無通故是也卽郭璞所謂通古今語而可知耳國語校讎

韋昭國語解敘

爲已憭矣　憭下缺一字

周語上

懋正其德而厚其性注性情性也中拨性與生通內傳曰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昔我先世后稷　先下宋本衍王字
奕世載德注奕亦前人也　亦前宋作奕
事神保民莫不欣喜　莫不宋作弗
賓服者享注皆以所貢助祭於廟　皆以宋作必以
民之有口也　口也宋無也字
猶其有原隰衍沃也　宋作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
震雷出滯注雷乃發聲始電　宋作始震電
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注用謂田器也　用猶用是也注非
置神之祀注置神之神不耕藉也　據注則之仍當作之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注喪亡也敗於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
漢之間也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此喪南國之師事嚴據

丙傳曰我諸戎四岳之胄裔又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則姜氏
之戎即西戎也與江漢無涉注非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　三年宋作二
害於政而妨於後嗣注害政敗爲政之道也　據正文以賊爲
是
川源必塞　下脫原塞國必亡五字
川源必塞注國依山川　上脫地動則泉原塞六字
今吾聞子韶歌舞不息樂禍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
禍忘憂是謂樂禍　據下是謂樂禍仍當以此本爲正
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　墨子非攻篇下天命融隆大於夏
之城間西北之隅湯東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

帥傅氏及祝史注傅氏貍姓氏在周爲傅氏　傅氏其姓狸也
在周爲傅氏五字枝贅
先王知大事之必以眾濟也　眾濟宋作濟眾誤
爲摯幣瑞節以鎮之注伯執躬圭亦七寸　亦七寸宋作六寸
館諸宗廟注館舍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　中按聘禮卿館於
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然則王之卿士其館於孤卿之
廟歟晉侯以宗廟舍之故云尊王命
周語中
王使游孫伯請滑注游孫伯周大夫　周大夫下宋有伯爵也
三字衍
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注唐尚書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王伐鄭鄭祝聃射王中肩豈得爲功桓當爲惠傳曰鄭有平惠
之勳昭謂鄭世有功而桓王不賞又奪其政聃雖射王非莊公
意又詩敘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明桓王之非也下當辰又曰
平桓莊惠皆受鄭勞明各異人不爲誤也　中按若如唐說桓
作惠則莊當作厲厲平子頹之亂莊不與惠相當然章說是也
以踶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
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　王何異之有言王本無異於人
恃此服物采章以爲等威耳注非
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注縮引也　引宋作弘
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注言將放辟於荒裔　辟
下宋空一字於上有旅字並誤

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注謂諸夏之國爲蠻夷之行王於是致武以伐之　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內傳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倉葛語意亦猶此注非左右免胄而下兵車參乘御在中央故左右下也胄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者跳躍左右免胄而下免脫也脫胄而下敬天王也超乘者三百乘而上車也下云左車左也右車右也言免胄則不解甲而拜矣超乘跳躍上車無威儀所以敗也沒入也　申按冒沒卽冒昧語夫戎狄冒沒輕儳注冒抵觸也沒入也　申按時儆夏令之篇名

之轉

其時儆曰注時儆時所以儆告其民也　申按時儆夏令之篇

膳宰致餐　餐宋作飧

東門之位不若叔孫注東門大夫叔孫卿也　前注叔孫宣子

東門子家云二子魯大夫此注云東門大夫叔孫卿也自相違誤

周語下

其在有虞有宗山伯鯀注有虞舜也　當云有虞舜有天下之號

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注氏日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呂之爲言膂也　按說文呂卽今膂字象形

近在夏后之世　宋無近字

上下儀之　儀宋作議

器無形鏤儉也　彤乃彫之誤賈誼書禮容語正作雕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注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　中按廢輕而作重謂廢舊錢之輕更作新錢之重者而布之民素所蓄積皆歸無用是以失其資而匱

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注此四者氣佚之所生也狂悖眩惑說子朝寵賓孟也轉易過慝嬖子酏適將殺大臣也　中按此汎言不和之害耳不當舉後事以實之禮曰毋測未至

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　宋無今字

古之神瞽注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而爲樂祖祭於瞽宗

謂之神瞽　中按神瞽謂其生而知音律之原若伶倫是也注牽引瞽宗非

六間應鍾注百嘉具備　嘉宋作器

魯語上

乃出而爵之注爵爵爲大夫　凡有位於朝皆爵也不必其爲大夫

幕能帥顓頊者也注幕舜之後虞思也　中按內傳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幕爲瞽瞍幾世祖不得云舜後鄭語注誤同

里革曰君之過也至爲焉　里革之言爲君言之可也若臣其何以訓晉語所載宋人殺昭公趙宣子之言可謂義形於色矣

內傳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齊語注蒲坂之野　蒲坂當作蒲姑
晉語一
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注君武公也言君知成
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
之爲貳也　且君知臣之從也二句君哀侯也言哀侯知共子
之從已而拒武公不知其事武公于曲沃時哀侯已死故也內
傳子家子對叔孫婼曰羈也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語正
同注非
吾豈知紂之善不哉　善不當乙之無疑
晉語四
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注敬仲夷吾字也　中按敬仲謚也
後篇曰季曰齊桓親舉管敬子注敬子管仲之謚是也大夫之
謚子與伯仲叔季一耳公孫敖之子文伯魯語作孟文子它似
此者多
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已姓　此青陽已姓後青陽姬姓二子不
應同名必有一誤
晉語八
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不遷下當有闕文
晉語九
它曰董祁惠於范獻子注范姓祁名也　中按祁姓也婦人稱
姓帝堯祁姓范氏所出

鄭語

北有衞燕翟鮮虞洛泉徐蒲注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　中按此燕謂南燕也黃帝之後姞姓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者也　中按成樂物生當依注作成物

樂生

楚語上

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注彤謂丹楹　彤鏤疑彫鏤之誤韋氏亦從爲之辭已見周語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　按文當作諸夏不服

吾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注老老恃楚國也　中按老家臣之長大夫通得稱之春秋傳曰其老豈敢棄其國禮曰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上大夫擯者曰寡君之老

楚語下

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注日祭於禮不詳竊意祭不欲數必無日祭於祖考之禮玉藻曰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此其禮與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此又一日祭之禮與諸侯其之

祆語

皆白常白旃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　常宋作裳

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注言欲戰以決之不勝

則服事君若勝則爲盟主　言好則盟惡則戰耳恐喝之辭注非

越語上

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注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也

本有五千人今將致死則勇氣自倍故曰萬人事君謂與君戰措詞之道則然注非

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注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孰爲利乎　與其寧其者兩事相衡擇利而從之之辭注非

寡人禮先壹飯矣注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壹飯之間欲以少長求免也　禮先壹飯言昔嘗有恩於越謂會稽之事也言壹飯者措詞之道則然注非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一　汪放貢經義知新記　南海陳詔鄒伯奇新校　漢軍樊　封舊校
三庚申神刊